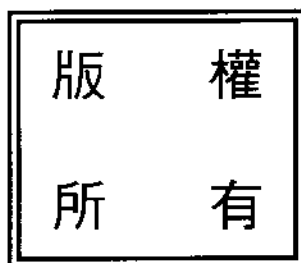


# 民國山東通志

第二十一冊

卷二十一 宗教志

山東文獻雜誌社出版



書名：民國山東通志 第二十一冊 卷二十一 宗教志

編者：《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

召集人：張玉法

委員：于宗先、王曾才、史錫恩、宋梅村

李雲漢、李 瞻、呂實強、孫同勳

陶英惠、張玉法、張存武、遲景德

出版者：山東文獻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61 巷 3 弄 2 號

電話：02-27821706 傳真：02-27887840

印刷者：久裕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桂林路 96 號

出版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 卷二十一 宗教志

— 王守中

宗教是人類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它雖非與人類的起源同步，然而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卻長期有宗教的存在。而且，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往往產生並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宗教和派別。就山東地區而言，民國年間既有源遠流長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有道院、一貫道、茹素道、皈一道、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等許多民間宗教。其中，道教、佛教在民國年間日趨衰落，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則獲得了長足發展，各種民間宗教也盛極一時。在山東主要為回民信仰的伊斯蘭教，也隨著回民人口的增多而有所發展。本志將按照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民間宗教的順序，將各教在山東流傳發展的情況作一簡略介紹。

需要說明的是：一、本志主要寫民國年間各教在山東流傳發展的情況，但為了理清線索，不得不對各教產生和傳入山東的情況作些歷史的追溯，以了解其來龍去脈。二、民國年間道教和佛教信徒所居廟宇，出現了混亂複雜的情況。如泰山斗母宮，原為道廟，自清初開始卻一直為尼姑所居；濰縣城關的關侯廟等一些雜神廟宇，也長期成了僧人的居所；而有些本屬佛教的廟宇如觀音廟、觀音閣等，則長期為道人佔據；相反，不少佛教寺院和道教宮觀，則成了無人居住的空房。其他各地也有不少類似情況。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是，道士、僧人們原來所居的道教、佛教廟宇，由於種種原因香火衰落了，為了生活，他們便找一些香火較盛的廟宇隨便棲居，所以出現了這種「鳩佔鵲巢」的現象。因此，我們在統計各教的廟宇時，便根據其實際居住道士或僧人的情況，把本來不屬於該教的廟宇算在了該教之內。三、文中各教所佔篇幅，有的大些，有的小些，這主要是因各教所辦事業的多少不同，也受我們所掌握資料限制，與各教在山東地位的重要性無關係，敬請學界先進教正。

## 壹、道 教

### 一、源流組織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源於先秦道家，同時也承襲了殷周時代的巫祝祭祀鬼神，戰國時代的方士求仙採藥。道教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還糅合了陰陽五行家、儒家和佛教的某些教規、儀式，形成了龐雜的宗教思想體系。

道教尊老子為教主，以《道德經》為主要經典，以得道成仙、安養長生為最高追求境界。為達到這一最高境界，道教主張在自身形體中修煉「精、氣、神」而成仙，稱為「內丹」；燒煉礦石藥物以成「金丹」，服食後成仙，稱為「外丹」。

道教有組織的宗教形式形成於東漢晚期，由方仙道①、黃老道②演變而來。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屢經分合變化，歷史上曾經出現許多不同派別，主要者如東漢時期的太平道③和天師道，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金丹道⑤和新天師道⑥等，此外還有樓觀派、⑦上清派、⑧靈寶派、⑨龍虎山派⑩等宗派。到金、元之際，原來的道教各派歸併為正一道。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陽吸收佛教和儒家思想，在山東寧海（今牟平縣）創立全真道，主張儒、道、佛三教同歸。王重陽死後，他的號稱「全真七祖」的七個弟子邱處機、劉處玄、馬鈺、譚處端、郝大通、王處一、孫不二（女）等又各立教派，如馬鈺的遇仙派、

① 方仙道由古代的巫術發展而來，以尋找長生不死藥為最高宗旨。

② 黃老道以傳說中的黃帝同老子相配，同被尊為道家創始人而得名。其學說主張清靜無為、長生養性等。

③ 太平道為東漢冀州鉅鹿（今河北省平鄉縣）人張角所創，因奉《太平經》故名。

④ 天師道為東漢沛國豐（今江蘇省豐縣）人張道陵所創。從其道者須出五斗米，故亦稱「五斗米道」。

⑤ 金丹道為東晉道教理論家、醫學家、煉丹術家葛洪所創。他著《抱朴子》一書，內篇言神仙鬼怪、養生延年禳禍卻病、煉丹方藥之事；外篇言人間得失、事態炎涼和道德倫理等。此書完善了道教理論體系，正式奠定金丹道教派。

⑥ 新天師道為北魏道士寇謙之所創。他簡化了舊道教的修行方法，並制定樂章誦誦新法，注重齋醮科儀，在平城（北魏首都，今山西大同）設立天師道場，稱為新天師道或北天師道。

譚處端的南無派、劉處玄的隋山派、邱處機的龍門派、王處一的嶽山派、郝大進的華山派、孫不二的清靜派等。

民國年間在山東流傳的，全真道和正一道各派都有，而以全真道各派居多。全真道主張「全神練氣，出家修真」，道徒不結婚，不食葷。正一道徒可以結婚，並可偕眷居廟，世襲道職；道徒不在齋期亦可食酒肉。《萊陽縣志》記載：「縣中道士，分清居、夥居。夥居謂有妻子者也，無妻子曰清居。所主道院，率多清苦。」附城的關帝廟、碧霞元君祠、丹崖觀，稍遠的望石廟、寶泉觀、望城觀，為華山派；城內的丹陽殿，附城的迎仙觀，屬遇仙派；城內的游仙宮、三官閣，附城的真武廟、三官廟，稍遠的龍泉山廟，為龍門派別支；城內的孫元君庵、白衣庵，為清靜派，屬女冠；其餘派別未詳。各廟觀的道士，「要皆少深造」。<sup>①</sup>

由於道教信仰蕪雜，且與世俗社會距離較大，因而各地奉此教者，「廟祝而外，殆無其人」。<sup>②</sup>因此，自清代以來，道教漸為人民輕視，更為政府限制，其命運日趨衰落。為了生存和發展，民國年間，道教各派排除門戶之見，建立了統一的新型道教組織。民國二年(1913)，道教各派成立了全國性的道教團體——「中國道教總會」，本部設於北京白雲觀，在各主要地區設立分會。

- ⑦ 樓觀派，樓觀在今陝西藍屋縣，相傳老子西出函谷關傳《道德經》於關尹之處。晉惠帝永興二年(305)，據說老君命真人尹軌降於樓觀，授梁謐水石還丹術及《日月黃華上經》等，由此，樓觀成為當時道法重鎮。
- ⑧ 上清派，又名茅山派，南朝梁陶弘景在江蘇句曲山築館修道，創立此派。相傳西漢景帝時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在此修煉成仙，故尊之為祖師，並稱「三茅真君」，句曲山亦被稱為三茅山，簡稱茅山，此派主修洞真中的《上清經》，故名上清派。此派至今猶存。
- ⑨ 靈寶派，三國時吳國方士葛玄在江西閣皂山（今江西清江縣境）修道創此派。後葛洪之孫葛巢甫撰《靈寶度人經》，靈寶之教遂大盛，且與茅山、龍虎山派合稱為三大符籙派，宋以後漸衰。
- ⑩ 龍虎山派，西晉永嘉年間，張道陵第四代孫張盛移居龍虎山（今江西貴溪縣境內），號張道陵為掌教和「正一天師」，成為龍虎山道派。唐宋以後，它與南北天師道及上清、靈寶等派逐漸合流，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授張道陵後裔張與材為正一教主，總領茅山、閣皂山、龍虎山各派。由此，這些道派也統被稱為「正一道」。
- ⑪ 王不煦等纂《萊陽縣志》（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卷一之二頁55-56。
- ⑫ 梁中權修《齊東縣志》（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卷二頁13。

⑬於是，民國十七年（1928），青島有釋道聯合會的成立，地址在嶗山東部的華嚴寺，由該寺住持蓮橋任會長，王哥莊內修真庵的道長王圓月任副會長。「七七事變」後，釋道聯合會更名為釋道研究會，仍由華嚴寺住持法舟長之。⑭民國二十五年（1936），泰山亦成立了道教協會，管理和保護廟宇。⑮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為利用道教，於民國三十年（1941）冬在濟南設立了「華北道教總會山東分會」，由朱靜智任會長，下轄濟南、歷城、泰安等十九個分會。日本投降後，該會於民國三十五年更名為山東省萬善救國會道教會。

## 二、信仰活動

在理論上，道教的根本信仰源於老子哲學的自然之道。認為道是虛無之繫，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萬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宇宙、萬物都是由道化成的。道教把道人格化後，稱為三清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是其崇奉的最高天神。同時道教又把自然現象和民間的一切雜神信仰，包括歷史上的聖哲賢才和忠孝節義之士，都納入其鬼神崇拜之列，認為天地日月星辰，山河湖海池，風雲雷雨晴，以及五穀、畜類、人類各部位和生老病死等等，都有專神主使，什麼玉皇大帝、城隍神、土地神、四海龍王，以及玉皇大帝屬下的軍師、李天王、二郎神、靈官元帥、天將、牛頭、馬面、判官、小鬼等等，無所不有，形成了龐大的信仰系統。這種無所不包的信仰，在道廟宮觀所奉的神靈中也充分反映了出來。如嶗山最大的道廟太清宮，由三個獨立的院落組成，各殿中所奉的神位分別是：三清殿供奉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神位；三官殿奉天官、地官、水官神位；三皇殿奉軒轅、伏羲、神農和十大神醫神位；西王母殿奉西王母和太陰妙果素月天尊及斗母大天尊神位；東華殿奉東華大帝和南極長生大帝、太陽大帝神位；關岳殿奉關羽和岳飛神位；救苦殿奉長生明德真君、孚佑帝君、救苦大天尊和觀世音大士神位；雲廚竈奉妙供大天尊神位；耿真人祠奉扶教真人耿公、雲川張真人、

⑬ 王友三主編《中國宗教史》（齊魯書社，一九九一年）頁740。

⑭ 周至元《嶗山志》頁131。此書作者從民國二十三年起，親蒞嶗山考察數載，於民國二十九至三十年寫成書稿，齊魯書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⑮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委會編《泰山志》（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頁441。以下所引《泰山志》均係此書。

雙真人賈公和虛一真人譚公神位等。<sup>⑯</sup>建於明代的青島道廟海雲庵，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1924—1926）進行了最後一次翻修，正殿內中央臺上的首塑神像為觀世音菩薩，道教稱為慈航道人。觀世音右側有相傳為周文王及其夫人的送子爺爺和送子娘娘神像，左側有相傳為清正廉明的施不全神像和專門保護人間幼童的張仙神像。東殿內正中臺上為關帝神像，左右為龍王和比干財神像。南北兩側還分別塑有龍王和比干的侍從各三個，西殿正中臺上為老子像，右為后稷，左為魯班。各殿的牆上畫有孫悟空大鬧天宮、三國演義、封神演義和十殿閻君的片斷壁畫。<sup>⑰</sup>其他廟宇中，除了所奉正神外，大多都塑有判官、小鬼的形象。這種事實既反映了宋元以降儒道佛合流的情況，也說明了道教信仰的龐雜性。

由於道教信仰龐雜，道士所住廟宇極其廣泛。除專門的道教宮觀外，其他各種雜神廟宇，如玉皇廟、城隍廟、關帝廟、藥王廟、雷公廟、天齊廟、八臘廟、財神廟、火神廟、山神廟等等各種廟宇，也常常住有道士，假以為糊口之資。不過，大多數此類廟宇，均極簡陋，內部污濁，神為價廉之製品，只是裝飾頗艷。道士的職務，僅為看管房屋，修理神像，及遇人來燒香敬神時，則求神之注意。此種道教廟宇，除間有訪謁者，一年中一、二次地方上迎神賽會之節目外，平常殊為荒涼。待至節期，則成為引人之中心，自早至晚，男女老少，著華麗之衣服，集合於此，焚香禮拜。<sup>⑱</sup>但在嶗山、泰山和沂蒙山的大型宮觀中，道士的生活則極有規律。如泰山岱廟、王母池、碧霞祠、玉皇廟、青帝宮等處的道士，日常以敲鐘、擊鼓、打雲板為號令，每天五更開靜，灑掃殿堂庭院，整齊冠服，誦經。齋堂用膳後，道眾研習教義，接待香客或參加勞動。晚上的功課，一般為誦經。<sup>⑲</sup>

道士、道姑的來源，絕大多數是貧苦無依的兒童，只有少數走投無路半路出家者。道士一般師徒相傳。道教認為，若不受師，道則不降。人道以後，唯道是務，持齋禮拜，奉戒誦經，燒香燃燈，不染塵務。

<sup>⑯</sup> 山東省民族志宗教志編纂辦公室《山東省宗教志資料選編》第二輯頁104—105。

<sup>⑰</sup> 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山東文史集萃》（民族宗教卷）（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387—390。

<sup>⑱</sup> 阮元淵等編《中國第一回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三年）頁1975。

<sup>⑲</sup> 《泰山志》頁443。

道教以所信神仙的誕辰為節日。因其所信神仙眾多，故節日也很多。主要節日有：農曆正月初九日為玉皇大帝聖誕節；正月十五日為上元天宮聖會節和張天師聖誕節；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岳大帝聖誕節；四月十八日為碧霞元君聖誕節；四月二十八日為藥王聖誕節；六月二十四日為關聖帝君聖誕節等等。每逢節日，道徒都齋戒沐浴，慎終追遠，隆重慶賀，頌揚功德以悅神。這些活動都奏樂渲染，以濃厚其宗教氣氛。有時還有武道士表演武術、雜技、魔術等以助神威、顯道業。道教的慶賀活動，常有許多社會人士參加，香客眾多，更有大批民眾聚集圍觀，久而久之，形成了許多民俗濃厚的節日和廟會。

民國年間，正規的道教雖日趨衰落，但其充滿迷信淫祀色彩的各種道教活動，在民間仍有廣泛影響。這是因為一般文化不高的民眾，有著普遍的鬼神迷信思想，道教龐大的鬼神信仰系統，正滿足了民間鬼神迷信心理的需要；道教誦經拜懺、打鬼降魔、燒香禱神等招數，也為民間希冀避免惡鬼之災、求得神佑幸福的慾求提供了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因而一般不懂道教教義，對哲理、丹法皆不通的下層道士，為滿足民眾迷信思想的慾求，便專辦齋醮祈禳、驅邪捉鬼等法事，借乞餬口之資。其內容五花八門，有求福賜子、避鬼免災、辟邪治病、謝罪求壽、超度亡靈、出殯引喪等等。這種祈禳法事，還常常與役使鬼神、祛除邪妖的符籙配合使用，形成了民間迷信的頑固形式，雖政府竭力宣傳禁止，亦不能去除之。

### 三、道教的衰落

道教的衰落既有自身信仰活動墮落的因素，也與政府的限制政策有關。由於道教迷信色彩濃厚，自晚清以來，各級政府對道教一直不存好感，到清末興學時，便出現了「各處廟宇公產，多半提歸教育經費」，原來縣中所設管理佛道的「僧會司、道會司遂無形取消」的現象。<sup>②①</sup>民國建立後，佛、道兩教統歸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管理。政府為提倡科學，破除迷信，對摻雜了多種魔術與魔鬼學的道教，採取了進一步限制政策。民國元年，新建立的民國政府江西都督府取消了龍虎山正一派「天師」的稱號，使傳承六十二代的「張天師」失去了在道教中的特權。<sup>②②</sup>其後，民國四年和十年，北京政府又先後頒布「管理寺

<sup>②①</sup> 余友林等修《高密縣志》（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卷五頁16。

<sup>②②</sup> 《中國宗教史》頁739。



廟條例」和「修正管理寺廟條例」，<sup>②</sup>除規定寺廟一切財產均應一體納稅外，還規定凡久經荒廢和無僧道駐守的寺廟，由該管地方官處分；凡叢林僧道舉行教務會議，須由發起人事先開具會議事項、場所及規則，稟請該管地方官核准；凡僧道開會講演，或由他人延請講演，須事先將其日期、場所及講演人姓名、履歷稟報該管地方官；凡無政府頒發的戒牒和籍證的僧道，不得向各寺廟掛單，各寺廟亦不得容留。<sup>③</sup>這些條例反映了政府對釋、道兩教的約束態度。此外，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薛篤弼，更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提議沒收寺產，充作教育基金，改寺院為學校；中央大學教授邵爽秋則聯絡一批人發表了「廟產興學運動宣言」，主張沒收廟產，充作教育事業經費，並在各地組織了團體，開展廟產興學運動。<sup>④</sup>結果使佛、道兩教遭受了沉重打擊。再加民國年間戰亂頻仍，大批廟觀毀於戰火，道士散逸，從而造成了道教勢力的不斷削弱。其表現是大批廟觀被征用和破壞，道士數量日益減少。

道教信仰龐雜，道教徒所住廟觀無奇不有，這就給道廟宮觀的登錄、統計帶來了困難，因而各地方志書登錄、統計的數字懸殊甚大。如民國四年出版的《山東通志》登錄全省一〇七縣道廟一六七座，<sup>⑤</sup>而民國九年出版的《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有明確統計的八十二縣，就有廟觀七千二百三十一座。<sup>⑥</sup>顯然，前者登錄的只是一些重要者，後者的統計則按民間習慣，除佛教性質的寺院外，把一切雜神廟宇都列入道教廟觀了。相比而言，各縣志的調查登錄較為可靠些，並可看出這些廟宇破壞的情況。如萊陽縣登錄寺觀四十七座（包括佛教寺廟在內），其中久已廢棄的五座，光緒三十四年（1908）改建小學的一座，宣統二年（1910）改建小學的一座，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改建小學的七座，改為鎮公所的一座，改作軍隊彈藥庫的一座，其餘廢棄而未說明用途的二十五座，還殘存的只有五座。萊陽縣的寺觀大部是在民國二十年前後廢棄或改作他

② 兩個條例分別見《東方雜誌》十二卷十二號頁 23-26，十八卷十二號頁 127-129。

③ 「管理寺廟修例」，《東方雜誌》十二卷十二號頁 23-26。「修正管理寺廟條例」刪除了講演報批條款。

④ 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百年文化沖撞與交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 209。

⑤ 張曜、楊士驥等修《山東通志》（山東通志刊印局，民國四年）卷二百總頁 6160-6169。

⑥ 林修竹編《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九年）全書。

用的。<sup>⑳</sup>

濰縣城關原有道廟十二座，民國年間，華山派城內東南隅的天仙宮，改作為賑務分會合作社指導所、農會區治協進會分會、城區東南鎮鎮公所，東院藥王廟改建為文昌小學；東關的王母閣和三神廟，也均改成了小學；城隍廟改成了公安局，碧霞元君行宮和王母閣則完全廢棄。縣中最人的道廟玉清宮，建於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盛時住有道士二百多人，有廟田四百多畝。民國四年(1915年)，北洋第五師進駐作兵營，廟內面目全非，群眾不去進香，道士散逸，至民國十七年駐軍撤走，道士只剩七、八人。到民國二十三年，濰縣城關仍住有道士的只有碧霞宮，玉清宮、望山閣、保安廟、觀音廟和觀音閣六座廟宇。<sup>㉑</sup>

另據今人調查，山東道教勝地嶗山、泰山和沂蒙山的廟觀，在兵連禍結的年代，也遭到了嚴重破壞。

嶗山素以道觀著稱，然唐以前多不可考。至宋太祖為華蓋敕建道場，而宮觀始立。嗣後王重陽之徒邱長春、李志明踵事增修，益臻完美，一时有九宮八觀七十二庵之多。其中有的久已圯廢，到民國二十九年，完好的道廟只剩三十六處。<sup>㉒</sup>據親蒞嶗山考察的周至元記載：「七七事變興，琴島旋復淪陷，山民（按指抗日游擊隊）恃險抗拒，八載兵燹，青山禿然，於焚毀摧殘之餘，已荒涼滿目，誠二嶗亘古未有之浩劫。」<sup>㉓</sup>另有資料顯示，包括嶗山在內的青島市區道廟，有十四宮、九觀、十七庵、十六廟、三洞，共五十九座。其中建於漢代的八座，建於北魏隋唐五代的七座，建於宋元明清的二十二座，建於民國的五座，建築年代不詳的十七座。到一九五九年，比較完好的只有七處，一般完好的八處，部分破漏的八處，部分倒塌的二處，完全倒塌的三處，拆除的三處，神像不全的二處，神像已毀的十九處。<sup>㉔</sup>

山東的另一道教勝地泰山，明《岱史》收錄大廟二十二處，清《泰山志》收入八十餘處。到民國年間，圯廢和拆毀的二十三處，其中有的是久已圯廢

<sup>⑳</sup> 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卷一之二頁15-19。

<sup>㉑</sup> 常之英修《濰縣志稿》（民國三十年鉛印本）卷九頁8-18。

<sup>㉒</sup> 《嶗山志》頁82-104。

<sup>㉓</sup> 同上書自序。

<sup>㉔</sup> 山東省民族志宗教志編纂工作辦公室《山東省宗教志資料選編》第二輯頁102-103。

的，有的是人為拆毀或改建他用的。如鄆都廟，始建於明代，民國年間改辦成慈善院和泰山縣立師範。青帝觀、東岳廟、青帝宮、後寢宮、蒿里山神祠等均被毀壞。還有一些廟觀部分被毀或改作他用。<sup>⑫</sup>到民國三十七年，泰山只剩下了道士四十五人，在十餘處廟宇活動。<sup>⑬</sup>

沂蒙山地區的道廟宮觀亦如是。據今人調查，沂蒙山地區的十八處著名道廟宮觀，除郟城縣的城隍廟於民初改為公安局、後又改為小學外，另有十處毀於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的戰亂中，勉強保存下來的七處，道士也大批星散。如處於蒙山上的萬壽宮，有建築百餘間，廟田二百餘畝，宋代盛時有道士四百餘人；龜蒙山頂上的凌雲宮，清代尚有常住道士百人；平邑鎮的天齊廟，有廟田百畝，道士七十餘人。從清末民初開始，道士日減，到一九五一年調查，整個臨沂縣只剩道士六十一人。<sup>⑭</sup>

號稱人間仙境的蓬萊閣周圍的道教廟觀，主要建築雖仍保存，但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

蓬萊因有海市之勝，歷史上曾是秦始皇、漢武帝巡幸之地，並分派眾多方士沿渤海尋「蓬萊、瀛洲、方丈」三神山，求長生不老藥。之後，八仙過海的傳說又長久依附此地，遂被歷代文人墨客視為仙境。尤其是縣城迤北瀕海的丹崖山，拔海而起，成為觀海勝地。早在唐代，這裡就建起了龍王廟、三清殿等廟宇。宋嘉祐六年（1061），登州郡守朱處約將龍王廟移至西偏，在廟址丹崖山巔建起了三間二層蓬萊閣，以「為州人游覽之所」，世稱「蓬萊仙閣」。此閣經歷代重修，規模不斷擴大，並陸續增建呂公亭、避風亭、澄碧軒、蘇公祠、賓日樓和普照寺等建築。宋宣和四年（1122），又在閣西建天后宮四十八間。清光緒二年（1877），知府賈瑚、總兵王正起於原來的呂祖亭南接建呂祖殿和觀海亭等。這些建築和宋、元、明、清以來的近二百塊碑碣刻石，形成了廟宇與園林相間的人文景觀。但是自晚清以來，蓬萊閣及各廟宇不斷遭到破壞。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1月28日），在中日戰爭中日艦炮擊蓬萊，

⑫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泰山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頁446-448。

⑬ 同上書，頁441。

⑭ 臨沂地區宗教局編《臨沂地區民族宗教志·道教》，油印本，第一節，「道教宮觀」。

彈中閣後「海不揚波」刻石，「不」字受損，閣內壁灰皮震落，粉壁上南海才子招子庸所繪墨竹圖從此絕蹟人間。民國十八年春，軍閥張宗昌、褚玉璞與劉珍年部在膠東對峙，張、褚盤踞蓬萊閣，使文物古蹟遭到嚴重破壞。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飛機轟炸蓬萊，炸毀天后宮戲樓及龍王宮前殿。民國三十六年，駐守蓬萊的軍隊在丹崖山修築工事及燒火做飯，蓬萊閣及各廟宇木匾、楹聯損失殆盡。由於歷盡劫難，蓬萊閣左近各廟宇的道士、道姑幾乎散盡。據今人調查，包括蓬萊縣在內的整個今煙臺市區，民國九年有道觀、道院、祠廟三三九處，道徒九千多人；民國二十五年廟觀減為一五九處，道徒一、九〇〇人；到一九五一年前後，整個煙臺市區僅剩道徒八十五人，住於五十八處廟觀。<sup>⑤</sup>

大批廟觀的毀壞和道士數量的減少，說明了民國年間道教衰落式微的情況。

#### 四、文物古蹟

道教在山東的長期活動，留下了眾多文物古蹟，除上述各處名山廟觀外，再簡述幾處著名者如下。

**牟平烟霞洞** 位於牟平縣昆崙山西北隅崙霞山際，距牟平縣城二十五里。此洞為一突兀岩石天然化成，洞室橢圓型，洞深七米，寬三·八米，高三米，壁上鐫「烟霞洞」三字。洞外峰巒環抱，林谷幽深，危岩矗立，石徑迂迴。每當陰霾天氣，洞口雲海泛漲，烟霧繚繞，時有霞光映射，五彩斑斕，景色絢麗，因名之曰「烟霞洞」。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陽自終南山雲游東下，抵達寧海(今牟平)，收徒七人，在此洞潛心修煉，創立全真道。<sup>⑥</sup>

**聖經山摩崖石刻** 石刻位於文登縣昆崙山南部聖經山巔。此處有東西兩石屹立，東石高三米，長五米，其陽面刻「聖經山」三個大字，字徑五十厘米，蒼勁有力。西石高六米，長十六米，狀如一彎新月橫臥於山巔。該石上用顏

<sup>⑤</sup> 蓬萊市史志編委會編《蓬萊縣志》(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頁591-595；煙臺市史志編委會辦公室編《煙臺市志》(科學普及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1604-1608，1629-1630。

<sup>⑥</sup> 山東省牟平縣志縣委會編《牟平縣志》(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517。

體楷書，隨石之凹凸陰刻《太上老子道德經》上、下兩卷，連同附記共六千多字。整個石刻典重有體，結構嚴謹，字體古樸蒼潤，筆有魏風，十分壯觀，為王重陽之徒馬鈺集財力，依摩崖石刻所為。

**寒同山神仙洞** 神仙洞位於掖縣城南十六里寒同山之陽的山腰崖壁上，為金元時期所開鑿。傳說開洞之時，忽然大霧遮山，貌不可辨，只聞鑿錘之聲傳之數里。四十天後，霧散天晴，洞府、神像奇蹟般出現。人們以為神仙所為，故稱之為神仙洞。《掖縣志》記載：「寒山光水出焉，俗名神山，有洞七，石像四十有九。山陰有姑洞亦石像，元時皇姑學道之所。」山陽絕壁上有道家洞窟六座，分上、下兩層，上層四洞略大，下層兩洞略小，依次名之為虛皇洞、三清洞、三祖洞、六真洞、長生洞、披雲洞。上層東起第二洞規模宏大，洞內空間約二百立方米，窟頂為深浮雕雲龍，張牙舞爪，給石窟造成了一種浩瀚深邃的天宮景象。洞中有十一尊各種神態的石像，雕刻細膩，形象生動。各洞中現存石像三十七尊，為研究我國雕塑藝術的珍貴文物。寒同山南麓有渤海石龜馱劉處玄萬壽宮碑，碑文詳細記載了金、元時期道教在萊州活動的情況。

**嶧山摩崖石刻** 嶧山位於鄒縣城東南二十里處，是我國最早見於典籍的名山之一。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東巡登嶧山，命丞相李斯刻石記功，是謂「嶧山刻石」，已佚。司馬遷亦曾「鄉射鄒嶧」。李白、杜甫、蘇軾、趙孟頫、董其昌、鄭燮等先後登臨此山，寫下讚美嶧山的詩篇并鐫於石上。宋元以來道教宮觀次第興建，亦留下大批刻石。這些刻石或刻於山崖絕壁，或榜題於洞口的建築門楣，共計摩崖題字三百餘處，碑碣一百二十餘塊，石刻造像十處。字徑大者二米有餘，小者僅四至五厘米。其中有摩崖刻經，如「妖精洞刻經」、「五華峰刻經」等；有名石勝景題字，如「龜石」、「觀海石」等；有廟宇建築題字，如「白雲宮」、「通明天宮」等；有文人題詠，如「鄒魯秀靈」、「光風霽月」等，保留了許多歷代書法精品。<sup>③7</sup>

## 貳、佛 教

佛教亦稱釋教，相傳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的印度，創始人為釋迦

<sup>③7</sup> 以上均據各地提供給省宗志教編委會的資料。

牟尼。一般認為，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內地，<sup>⑳</sup>並逐漸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和宗教迷信相融合，發展成為中國化的佛教，並形成了天台宗、華嚴宗、律宗、淨土宗、禪宗等等許多派別。在清代以前，山東地區的佛教比較興盛，但白晚清以來隨著「廟產興學運動」的開展，佛教漸趨式微。到民國時期，原來設在府、縣管理佛教的機構僧綱司、僧正司或僧會司等都已取消，政府對寺廟、僧尼進行登記造冊，實行限制與管理，非經官方批准為僧尼者為私度僧尼，不予造冊，更使佛教呈現一片衰敗景象，只在濟南、青島個別城市有所發展。

## 一、佛教寺院

同道教宮觀一樣，山東地區的佛教寺院，各地方志書登錄統計的數字懸殊甚大。如《山東通志》登錄一〇七州縣佛教寺院共三八五所，<sup>㉑</sup>而《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有明確統計的八十七州縣，就有佛教寺院四、九〇七所。<sup>㉒</sup>不過，這些寺院除少數保存較好外，在民國年間大部都被破壞了。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濟南原有寺院五十餘處，僧人一百餘名，居士五百多名，燒香拜佛者眾多。這些寺院中較著名的有三十一座，其中建於隋代者一，唐代五，宋代一，明代六，清代八，民國四，年代不詳者六。有重修記錄的，明代三次，清代九次，民國二次。<sup>㉓</sup>這些寺廟中，除千佛山上的興國禪寺保存完好外，其餘的均已廢棄。其中毀於民國三十五年和三十七年的各一座，三十五年歸公的一座，其餘的三十八年以後大多已無僧尼，寺廟無人管理，陸續改作他用或歸公。<sup>㉔</sup>

民國《濰縣志稿》登記城關的佛教寺廟有石佛寺、觀音大士庵、增福堂、觀法寺、準提庵、二座東岳廟、二座觀音堂、三座關侯廟等十二座，其中建於宋、金、元者三座，明代四座，清代四座，年代不詳的一座。到民國三十年時，已經圯壞的一座，改建為鐘鼓樓和民眾教育館的各一座，改建為鎮公所和

⑳ 《中國宗教史》頁 320，352。

㉑ 《山東通志》頁 6160-6169。

㉒ 《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全書。

㉓ 《山東省宗教志資料選編》第二輯頁 97-99。

㉔ 同上書，頁 95。

派出所的各一座，改建為學校的二座，仍住有僧人的只有五座。<sup>④③</sup>

據今人調查，莒縣原有佛教寺廟十七座，其中建於唐代者三，宋代一，明代五，清代五，始建年代不詳者三。民國二十六年前有僧人居住者八，共三十八人。這些寺廟，毀於民國三十三年以前的六座，毀於民國三十五至三十六年的七座，到民國三十八年只剩四座。<sup>④④</sup>

號稱山東四大寺的長清縣靈岩寺、青州法慶寺、諸城縣光明寺和佘雲寺，其命運也如各縣市寺院一樣，除靈岩寺保存尚好外，其餘三座也均毀壞了。

靈岩寺位於長清縣方山（又名玉符山）之陽，建於前秦，興於北魏，盛於唐宋。最盛時有殿閣四十餘處，禪房五百多間，僧侶五百多人，為國內四大名剎之一。寺院布局宏偉，文物古籍眾多。主要建築有千佛殿、大雄寶殿、御書樓、鐘鼓樓、辟支塔等。千佛殿內四十尊宋代彩色泥塑羅漢像，被譽為「海內第一名塑」。寺西墓塔林，保存有從唐至清歷代住持墓塔一六七座。另有辟支塔，建於北宋，八角九級，通高五十四米。<sup>④⑤</sup>民國年間主要建築雖仍保存，但有的已經破敗。

法慶寺位於青州城西北二里許的營子村，始建於清初，佔地六十五畝，寺田八百餘畝。西邊觀音鄉的柳玉寺，東邊東陽河的龍泉寺，皆屬法慶寺管轄。法慶寺常住僧眾一百餘人，主要靠地租維持。光緒末年，該寺方丈天性和尚捐寺田二百餘畝助建益都東關高等小學堂。民國初年，寺院漸衰，寺僧日減，且時常駐軍。方丈天祥與弟子靈玉等遷往柳玉寺居住，法慶寺遂空。民國十七年，益都縣長楊九五廢寺，將主院改為駐軍營房，北部改為苗圃，西部改建為營子小學。<sup>④⑥</sup>

光明寺全稱萬壽護國光明寺，座落在五蓮山大悲峰下。始建於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經清代多次重修擴建，規模宏大。主要建築有伽藍樓、護法殿、大殿、藏經樓、御書樓、東西禪堂和蓮峰書院、雨花深處兩處書院，有寺田四十頃，民國十六年時尚有寺僧四十三人。民國二十三年砸廟風起，光明寺當家

④③ 常之英修《濰縣志稿》（民國三十年鉛印本）卷九頁7-10。濰縣城東北關的關侯廟和城東門上的關侯廟住持為明心，曹洞派；東關魚市街的關侯廟住持為盛泉，臨濟派；縣治東的東岳廟後院住持為尼僧能清，西院住持仁同，俱臨濟派。

④④ 《臨沂地區民族宗教志·佛教》（油印本）頁18-20。

④⑤ 《山東省宗教志資料選編》第二輯頁97。

④⑥ 濰坊市民族宗教事務局編《濰坊佛教志》（油印本）頁59-62，120。

和尚緒讓為保護寺院，去南京參加了中國佛教會，並被批准為諸城、日照兩縣分部會長，由國民政府發給銅章二枚。但在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的戰亂中，該寺全遭毀壞，僧人散逸。<sup>④⑦</sup>

佺雲寺位於五蓮山九仙山上，與光明寺東西相望，始建年代不詳，但早於光明寺。原有東西兩院，西院早已毀壞，東院建有護法殿、娃娃殿、東西並列菩薩殿和客房等，民國三十六年被砸毀。<sup>④⑧</sup>

以上僅是舉例性質，事實上各地多有類似情況。由此可知，民國年間，由於發展新事業的需要和戰亂的影響，山東的佛教寺院多半被破壞或改作他用。所以各縣志多有「自廟產充公，釋道兩教益衰」、<sup>④⑨</sup>「縣自大毀廟宇，已人其人，廬其廬」<sup>⑤⑩</sup>的記載。

## 二、佛教組織與佛學教育

傳統的佛教組織，以寺廟為單位，各個寺廟又分屬於不同的宗派。如萊陽縣的天宮院、窯山院、倪家莊子廟，屬法眼宗；松園庵、唐家庵、太平庵、豹礎鋪廟，蓮池庵、白石山廟、崗河頭廟、姜山北閣、夏格莊東西兩廟、蟠龍庵，屬臨濟宗；雲寶寺、三教院、濟賢院、初村觀、古臺庵、興國寺、西雲寺、東莊院、三都河廟，屬曹洞宗；宣政寺、朱蘭庵、龍門寺、清淨庵、黃金庵、峪前院、陰山院、潮果寺、興吉寺、三元庵、雲瑞寺、雙塔寺、崇福寺、廬山院、大乘院、劉家院、鳳凰山廟、劉家屯廟、泥牛莊廟、墨嵐埠廟，屬賈菩薩派，皆禪宗也。<sup>⑤①</sup>但後來在「廟產歸公」的威脅下，佛教界的宗派觀念漸趨淡薄。為了對「廟產興學運動」進行抗爭，「保護寺產，振興佛教」，民國元年，佛教界在上海成立了「中華佛教總會」，敬安法師為第一任會長。民國十八年，敬安的弟子太虛法師又在南京成立了以居士為中心的「中國佛學會」，吸收各方面從事佛學研究的人士參加，並定期舉辦佛學研討會。<sup>⑤②</sup>

山東的佛教團體最初興起於濟南。民國三年，濟南佛教界相繼成立了「佛

④⑦ 《濰坊佛教志》（油印本）頁40-50。

④⑧ 同上書頁62-63。

④⑨ 丁世平等修《續平度縣志》（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卷三頁1。

⑤⑩ 《萊陽縣志》卷三之二頁57。

⑤① 《萊陽縣志》卷三之二頁57。

⑤② 《中國宗教史》頁769-770。



學社」和研究佛學的團體「濟南佛學社閱經處」，以及休養團體「濟南女子蓮社」等。<sup>⑤③</sup>民國十九年，山東省佛教會在濟南正式成立，省政府參議沙月坡任會長，關帝廟住持學登任副會長。各縣設分會，亦相繼成立。<sup>⑤④</sup>省佛教會會址初設於後宰門街關帝廟內，抗戰初期移於影壁後街關帝廟內。<sup>⑤⑤</sup>此外，民國十七年青島有釋道聯合會成立，民國十八年泰山有佛教協會成立。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佔領北平、天津後，在日人操縱下，民國二十八年北平成立了「佛教同願會」，意圖在各地設立分會。民國二十九年，日本人將山東佛教會改稱為「宗教聯會」，由日軍參謀鈴木一郎、退役軍官稻葉盛直接領導，由曾任偽教育廳長的朱經古任會長。接著，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又將「宗教聯會」改組為「佛教同願會」，偽省長唐仰杜任名譽會長，僧人可觀任副會長。內分三部，一為佛教會，由濟南私營電話局和私營華豐針廠總經理韓純一負責；一為佛教居士林，由偽公路局秘書陸驥忱、偽民政廳長邵錫臣負責；一為佛經研究社，由民初曾任議員的萬鐘兮、偽歷城縣新民科長崔潔如負責。山東有的縣市也有類似組織，均歸該會領導。<sup>⑤⑥</sup>

日偽時期，家中供佛者可免滋擾，佩戴佛教同願會證章者，出入城門方便，於是信佛者日眾，僅在濟南，該會就有僧俗會員數千人。佛教同願會還舉辦青年僧人訓練班，選派青年赴日本留學，學做日本和尚，為日軍效力。<sup>⑤⑦</sup>

日本投降後，佛教同願會解體，又成立了「中國佛教會山東分會」，由抗日烈士遺族委員會理事長秦其裳任理事長，僧人淨空任會長。會址設於濟南淨居寺，在濟南有會員六百多人，並設有小學一所，經費由寺廟負擔。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在山東省政府社會處「萬善救國總會」登記備案的全省佛教團體有佛教會，信徒一萬三千人；觀音救濟會，信徒八千人；彌勒會，信徒一萬九千人；崇實佛學研究會，信徒三千人；光明佛社，信徒四千人；新佛教會，信徒二萬人。民國三十七年以後，各佛教團體相繼解散並停止了活動。<sup>⑤⑧</sup>

<sup>⑤③</sup> 《山東省宗教志資料選編》第二輯頁94。

<sup>⑤④</sup> 李厚基編《濟南大觀》（濟南大觀出版社，民國二十三年）頁111。

<sup>⑤⑤</sup> 《山東文史集萃》民族宗教卷頁126，129。

<sup>⑤⑥</sup> 《山東文史集萃》民族宗教卷頁126，369。

<sup>⑤⑦</sup> 《山東文史集萃》民族宗教卷頁126，269。

<sup>⑤⑧</sup> 同上書，頁126；《山東省志——少數民族志·宗教志》（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323。